

八方书谭

区“舞文弄墨”——这个高手如云的虚拟文坛, 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自我变革: 匿名登场, 在线写作。

这意味着她要同时面对两大挑战, 一是对作品本身的推进与突破, 二是对网络写作环境一边了解适应一边发挥运用, 后者的历程尤为不同寻常。网络江湖并非四面田园牧歌, 时不时也有无礼乃至凶险之处, 但“老猫”还是迎难而上, 定要潇洒走一回, 颇有点奋不顾身的架势。

两年后, 我们看到了这场变革的最终成果: 一部四十余万字的厚厚的小说, 饱经网上“枪林弹雨”的历练后, 仍然以传统书卷的面目问世了。

这部小说蕴含着一种不可思议, 且不断递进的内在分量, 捧在手里读上好几天, 只觉得越来越重, 快要捧不住了。这样的感觉近年来并不多见, 它让我们见识到字里行间人性的巨大力量, 还有开创型文学耕耘的巨大力量。

《囚界无边》中最突出、最拿手的一招, 就是对每个出场的人物都做了充分的、不厌其详的内心描述, 就连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那些作奸犯科的所谓“人渣”也不例外, 全都像外科手术那样, 细致入微, 精雕细刻, 从表到里一解剖。原来, “人渣”们也各有其斑斓的精神世界和曲折的心路历程, 而且“人渣”们居然也有人格, 还在看守所特定的时空里持续地演变和进化着。对习惯了“坏人不是人”思维的不少读者来说, 这无

早已是知名作家的蒋子丹, 两年前突然心血来潮, 不惜屈尊降格, 化身“老猫如是说”, 来到天涯社区“舞文弄墨”——这个高手如云的虚拟文坛, 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自我变革: 匿名登场, 在线写作。

这意味着她要同时面对两大挑战, 一是对作品本身的推进与突破, 二是对网络写作环境一边了解适应一边发挥运用, 后者的历程尤为不同寻常。网络江湖并非四面田园牧歌, 时不时也有无礼乃至凶险之处, 但“老猫”还是迎难而上, 定要潇洒走一回, 颇有点奋不顾身的架势。

两年后, 我们看到了这场变革的最终成果: 一部四十余万字的厚厚的小说, 饱经网上“枪林弹雨”的历练后, 仍然以传统书卷的面目问世了。

这部小说蕴含着一种不可思议, 且不断递进的内在分量, 捧在手里读上好几天, 只觉得越来越重, 快要捧不住了。这样的感觉近年来并不多见, 它让我们见识到字里行间人性的巨大力量, 还有开创型文学耕耘的巨大力量。

《囚界无边》中最突出、最拿手的一招, 就是对每个出场的人物都做了充分的、不厌其详的内心描述, 就连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那些作奸犯科的所谓“人渣”也不例外, 全都像外科手术那样, 细致入微, 精雕细刻, 从表到里一解剖。原来, “人渣”们也各有其斑斓的精神世界和曲折的心路历程, 而且“人渣”们居然也有人格, 还在看守所特定的时空里持续地演变和进化着。对习惯了“坏人不是人”思维的不少读者来说, 这无

疑是前所未有的、焕然一新的阅读体验。

由于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众多人物的心灵生活, 以至阅读过程中我多次扪心自问: 像我等这类只顾忙碌于纷繁现实、几乎丧失了内心细微活动能力的人, 岂不都成了行尸走肉? 并为此深深自责。

通过一场不期而至的地震, 小说让所有的角色从混沌中苏醒过来, 坚定了重新做人的信念, 写得异常悲壮。在我看来, 这不过是极端无奈之下, 作者人文理想主义和悲剧英雄主义情怀的定向发

作——凤凰涅槃, 置之死地而后生! 除此之外, 可能实在找不到别的方法了。

令人惊奇的是, 正式出版的这部小说, 将作者网络写作历程中的精彩片段、作者与读者在虚拟空间的部分良性互动, 也选入了印刷文本中。看起来它们与作品的情节无关, 却又跟该小说的来龙去脉环环相扣, 读起来一点也不多余, 有时还恍然大悟或会心一笑。不得不承认, 这本身就是一个创举, 是蒋子丹上网创作收获来的一大绝活! 即便是职业化的网络作家, 也未必会想到还能来演绎这么一手。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 蒋子丹在互联网上那种扬长避短、不卑不亢的态度: 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吸收网络传播的营养和能量, 为已所用; 另一方面, 对网络文学中过于商业化的习气和套路, 绝不沾染和效仿。于是, 我们亲眼见证到, 经历过网上的摸爬滚打后, 蒋子丹的创作既能够与时俱进, 又依然我行我素, 不会刻意去迎合市场的口味。“老猫”笔下惯有的风格、气质和气节, 也丝毫未曾动摇。恰恰是这一点, 使“老猫”震撼了网络江湖, 也赢得了广大“猫咪”们的敬重。

二月水暖河豚肥

叶兆言

借轻生, 这位李先生便有些扭捏, 面对美味不说怕死, 随手找了个堂皇的理由。他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 认定河豚是一种邪毒, 非忠臣孝子所宜食, 把吃不吃上升到骇人高度。后学根据两位先贤的河豚观做出结论, 所谓“由东坡之言, 则可谓知味, 由公泽之言, 则可谓知义”。

生活在长江下游的老百姓对季节最为敏感, 这一带四季分明, 不同日子, 有不同的美食。家父生前, 一心想学知味的苏东坡, 十分向往河豚, 无奈那年头还不能人工养殖, 作为一个“反过党”的右派, 一名被贬的职业编剧, 一名经常要下乡体验生活的写作者, 久有食河豚之心, 却很难如愿以偿。二月水暖, 河豚欲上, 他发现总是赶不上

吃河豚的日子, 总是不凑巧错过了大好季节, 心有余而力不逮, 与一帮民间的饕餮切磋美食, 为了没有品尝过河豚, 难免有抬不起头的感觉。

一直觉得河豚能被我们津津乐道, 源于它的有毒。这也是家父的深切体会, 直到改革开放, 他才有幸大快朵颐, 第一次吃河豚, 为此专门写过文章, 被好几本谈美食的集子收录。过去年代的河豚是禁食之物, 不允许市场流通, 因为不允许, 因为一个禁令, 仿佛禁书一样, 勾得文人心痒痒的。无毒不丈夫, 人生乐趣有时就是小小的出格, 冒险不危险, 给嘴馋一点理直气壮的借口。

兴冲冲去扬中参加“河豚节”, 行家说的种种剧毒, 河豚肝河豚眼, 逐一生品品尝, 在过去自杀了几回, 现在屁事没有。世事难料人生无常, 这年头有毒的没毒, 不该有毒的竟然有毒, 谈笑风生之际, 感慨之心顿生。

想调理, 找中医, 于是我就有了一张名医李孝刚教授的处方。方子含一味马勃。我见了失笑: “你要我当一回焦大啊。”——《红楼梦》里的焦大不是被塞了一嘴马粪吗? 然而我错了, 李刚告诉我, 马勃非马粪, 乃是一种菌类植物。

回家查药典, 马勃条是这样写的: 灰包科真菌, 又名马屁勃等。且记载, 相传古时候, 灰包菌的治疗作用被放猪娃马勃发现, 遂有了马勃之名。

唉, 还焦大哩, 还自以为幽了一默哩, 我深为自己的记忆失误而惭愧。那我的错误印象来自何处? 当然来自成语牛溲马勃呀。我即刻查《中国成语大辞典》, 白纸黑字: “牛溲即牛溺, 一说车前草; 马勃, 马屁勃, 菌类植物。均为下贱之物。因比喻不值钱的东西。”我羞惭万分, 这已不是我的记忆问题, 而必

是年轻时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粗疏态度所致了。

此成语出自《进学解》, 韩愈的名篇, 应是我十岁左右时熟读过的。我老老实实翻出《中华古文观止》, 找到原文:

草纲目》车前条倒是有别名“牛遗”的。[时珍曰]称: “陆机诗疏云: 此草好生道边及牛马迹中, 故有车前、当道、马溺、牛遗之名。溺, 足履也。”这里的牛遗显然不关牛溲事。相声里戏称黄酒为马尿, 若称为牛尿也无妨, 酒与尿, 像啊。牛蹄印里长草, 尽可以诗意地说是牛遗下此草, 却不能说此草是牛撒的尿呀。尿与草, 有哪一点相像呢? 那为什么牛溲会有车前草“一说”? 我揣想是有细心人觉察到了, 既然将马勃归属了植物, 牛溲就不能再是动物之尿, 所以要找出一种植物来相配。恰好车前别名牛遗, 权且拿来用用。有点牵强, 冠以“一说”。

疑问跟着来了, 这牛溲的溲并非尿呀, 是特指排尿的动词。而马勃的勃, 我记得除常用意思之外还别有义项。查《康熙字典》, 勃字条下分明引出《说文》: “排也, 从力声。”如今诸辞书是难见“排”的踪影的, 只剩下“勃然兴起”、“旺盛貌”……了。

由此可见昌黎先生用字之考究: 牛溲马勃者, 牛溲(尿)马勃(屎)也。牛溲的尿、马勃的屎, 古代以至近代确实都是常用药。

打开中药图典, 照片里的马勃俨然一坨马粪。大搜索网络, 马粪般的马勃玉照一大堆。网络还教我

知道, 马勃最普及的民间俗称是“马粪蛋”。我想, 假

梳理牛溲马勃

戴逸如

“玉札丹砂, 赤箭青芝, 牛溲马勃, 败鼓之皮, 俱收并蓄, 待用无遗者, 医师之良也。”其下注曰: “牛溲: 牛尿。可作药。马勃: 药名, 属菌类。”

难为情啊, 常常, 牛溲马勃被我信手拈来, 似乎很懂的样子。真刀真枪起来, 却原来是不懂装懂! 一连几天, 我陷入自责之中, 把相关书籍一一翻看。

惭愧中, 疑点却也浮出: 牛溲, 多有释为牛尿, “一说车前草”的。有的干脆仅释为车前草。而查车前草并无牛溲的别名。《本

仁心, 慈心, 草木心。

陕人贾平凹在《祭父》文中, 写到院子里有棵父亲栽的梨树, 年年果实累累, 唯独父亲去世那年, “竟独独一个梨子在树顶”。无独有偶, 章含之在回忆乔冠华时说, 1983 年, 乔冠华逝世, 次年春天, 院子里其他树都忙着开花, 唯独老梨树光秃秃, 一朵花也不肯示给陌生人。

“但求同死”? 草木无言, 却胜过多少口蜜腹剑。

《聊斋志异》有篇《橘树》, 写人与树的情谊: 陕西刘公做兴化县令时, 有道士送了棵小橘树, 细得像手指头, 他不要, 但六七岁的女儿喜欢, 呵护。等刘任满, 橘树盈把, 刚开始结果。刘公不想把树带走, 女儿抱树娇啼, 家人骗她说只是暂时离开, 以后还回来。小姑娘怕别人偷橘树, 亲自看着它被移栽到阶下才离去。等姑娘长大, 嫁人, 丈夫赴任, 恰好做兴化县令。“橘已十围, 实累累以千计”。原来, 刘公走后, 橘树只长叶不结果, 这是第一次结果。连结三年, 第四年, “憔悴无少华”, “夫人曰: ‘君任此不久矣。’”到秋天, 果然不当这县令了。

草木之心, 也是感恩之心。欢聚首, 伤别离, 不仅仅是人。

古书里记载老子的老师, 临终留下遗嘱, 要求他“过乔木而趋”, 即路过老树要上前致敬。道理很简单, 草木有灵性。澳洲土著告诉我们, 树木花草喜欢唱歌, 它日夜唱歌供养我们, 可惜人类有耳不闻。什么原因? 频道不一样, 它的频道播出来, 我们的耳根故障, 收不到。

习惯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的人类, 常常因为听不到闻不到看到不到, 往往认为对方很白痴很低贱。善养花的园丁, 多在花园里放音乐, 结果, 花开得特别美, 长得特别好。所谓投桃报李吧。

云南诗人雷平阳, 诗文俱佳, 大命题是: “原本山川, 极命草木。”

善待草木, 以心察之, 浑为一体, 汪曾祺的“花园”才格外与众不同: “那棵龙爪槐是我一个人的。我熟悉它的一切好处, 知道哪个枝子适合哪种姿势。云从树叶间过去。壁虎在葡萄上爬。杏子熟了。何首乌的藤爬上石笋了, 石笋那么黑……波——金鱼吐出一个泡, 破了, 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香橼花蒂的黄色仿佛有点忧郁, 别的花是飘下, 香橼花是掉下的, 花落在草叶上, 稍稍微低头又弹起。”在这里, 花, 鸟, 草, 木, 人, 谁辨得清? 虽然汪曾祺先生一生多写“掌心里的美”, 但有此心态, 倒是把生命之境抬高了几层。

日本作家珍重万物, 认为草木有人格, 而人, 不过是行走的草木——人和万物是平等的, 不分灵愚, 休戚与共, 情感相通。不难看出, 这种哲学底蕴是老庄的, 几乎与“刍狗”论同出一门。

在自然面前, 无门无派, 都是兄弟, 舐犊情深。

舟行十载

(忆秦娥)

喻大翔

吟梦阙, 竹窗遥寄云中月。云中月, 迷迷冷雾, 路长情切。

私传苏子如霜帖, 水云惊断佳人牒。佳人牒, 十年梦转, 岸花舟歇。

春天的湖边

(水彩)

吴智明

走进小区不远, 有间不到 3 平方米的小窝棚。朝着小区干道的玻璃窗里面挂满了废旧钟表, 顶上写着“便民服务”四个大字, 窗底部插着 2 块牌子, 一块写着“有事叫一声”, 一块写着“残疾和 80 岁以上的免费”——这就是我小小的便民服务“钟表工作室”。

我原来是一纺织机械厂的车床工人, 后来, 由于受了风寒, 患肺结核病, 腿落下残疾。厂里为照顾我, 将我调到厂质保部仪表室。这是个负责全厂仪表检测和维修的部门。在这儿, 我跟老师傅学会了修理各种仪表。有的工友手表坏了, 为了省点钱, 也拿来找我们修。我脑子活, 胆子也大, 就自告奋勇“做好事”。本来, 仪表和手表在工作原理上有不少共同之处。我又有几年的修理仪表实践, 加之多向老师傅请教, 慢慢

地也学会了手表修理。

我生来就热心, 平时听说邻居、朋友的表啊钟的有毛病, 总爱去揽下来。碰上要更换零件, 只要价钱不贵, 就不好意思收人家的钱。退休后有时间了, 就更上心, 把这事当成乐趣来做。家里地方小, 住在底楼, 我就在院子一侧搭了个小棚, 摆上许多搜集来的废钟表, 一副靠修钟表吃饭的架势。有人私下眼红, 说我非法经营, 可时间长了, 也就风平浪静。因为我基本是帮朋友和邻居弄弄, 不换零件的基本不收费, 即使换零件, 也只收工本费。至于很高档的表, 业内通常的做法都是接下来, 送到名牌店家或专实践, 加之多向老师傅请教, 慢慢

价。遇到这种事我就货比三家, 找一个信誉好价钱公道的店家修, “差价”分文不取。我还经常横穿市区批来一些低档手表放在家里, 哪个朋友需要, 就原价或最多加几块钱车马费“卖”给他。前几天, 我天山中学一个校友从我这二十元钱“买”了一块坤表给她奔七的老伴。在外面店里六七十元! 家里总存有一些批来的 5 号、7 号干电池和纽扣电池, 邻居或朋友来配, 基本就是批发价。外面配块手表电池十多元, 到我这三五块钱就拿走。难怪一些邻居常常要送点水果什么的给我。说来你不信, 我这样做, 跟周围靠修表吃饭的关系还挺铁。因为有时他们急需什么

零件, 生意又离不开, 一个电话, 我就替他们到市中心去采购。

天山中学的校友会搞得红火。我是骨干, 除了参加校友活动外就是为校友服务, 修个表, 配个电池什么的。母校老师、校友们常来找我, 我挺高兴, 退休在家, 也算为别人做点好事。

可做好事也会惹来麻烦。有一年, 小区一个朋友拿来一块说是价值 5 万日元的手表让我修。家里窄小, 不知怎么就找不到了。没办法只好托人在日本买了块同型号的表赔上。打那以后, 家人就反对我再“瞎折腾”, 可本性难移, 改不了, 一直坚持到现在, 因为我喜欢。再说, 退休了总得做点事啊。

十日谈

我做手艺人

明请读一篇《手写招牌的魅力》。